

千

一

錄

十一錄卷之二十五

新安方弘靜著

家訓三

趙文子爲室而礪其椽張老之懼也宣子之服義也
志於仁矣君子哉今也士庶之室鮮不礪也吾見加
密石焉者矣不仁者之爲也戒之哉

知伯爲室美士茁曰土木勝懼其不安人也卿大夫
猶云况士庶乎夫室美而能安者吾見亦鮮矣東西
家皆可鑒也

孟子養浩然之氣於戰國之季百世之下聞其風者

巖巖然若泰山也可謂毅矣然其言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仁禮存心愛敬人而不答必三自反焉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今也未能施愛而尤人之不我親未能施禮而惡人之不我敬是已爲橫逆而且以禽獸自處也其何以免於患哉

謝安石好聲律碁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夫賢者衆之表也忍以其身爲厲階而敗先王之訓乎碁功之親近於親者也是而可忍其忍於親乎未之思也如思之必有聞樂而不樂者矣

夏尚書元吉器量弘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公

曰吾幼時遇犯者則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
熟殊無相校意然則量亦可學也夫由忍以至於熟
由熟而至於不校公之言不我欺矣嘗試驗之凡事
之拂於心而不能忍者由識不足也程子曰識進則
量進夫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容
人者賢也爲人所容者不肖也寧容人乎寧爲人所
容乎以此自省庶量可進而事至不難於忍矣

庾文康病篤術士謂其許賽白石祠牛未解爲鬼所
考不可救此記之者妄也文康名卿賽牛小過白石
何鬼詎無明神而得考之耶乃其居輔佐之位不能

靖亂而求助於鬼此爲可考也

諸葛玄與王祥同時俱不得於後母祥幾不免玄以誣遠徙或謂祥有弟賢而惜玄乃如伯奇也夫祥篤行者也玄清談士也逆則誣之狂則自取惡可並論哉乃若有家者不幸而瘵則明鑒比比非遠矣衽席之間有罍阱焉可不懼乎

劉公榮無人不與飲本欲釣奇無乃合汗奚足爲達也王劉飲終日而不及之蓋箴之耳沈炯獨酌謹智者不我顧愚者余不要亦以反其語也夫獨酌則固無人不與飲則雜君子是以重三益而慎三樂也

鮑佐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鳥
噪無處不逢鮑佐厭惡之亦甚矣士可不自好乃可
如鳥乎 嘉靖中銅仁舉人某甲者好遊有鮑佐之
風同輩以詩嘲之云逢人假託三分熟到處胡吟八
句詩一時傳笑以爲實錄其後登甲第以鑽競黜今
稱善宦者往往朋比援引而升耳乃亦有不遇如某
者豈非有命耶故知命則知義矣
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淺人哉是有意爲善者也有意
爲善非善也

堯之至德也而稱之者曰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此非

細行也。今有居無長物者，輒曰是磬磬爾，是以堯爲不足，尚何自暴也。余登第時，郡中漕簡肅公語余曰：居官日宜檢點，舍中勿使有長物。一日不可行，可遂行耳。余服膺其言。頃某公者，夙負時望，以家食起，又不至問其所親，曰以東裝難耳。余曰：何謂也？曰：公貧夫幣以將敬禮也，衣冠與世同，乃可以就列。節二者之費，不鮮矣。是以難將假貸以行耳。余乃喟然而嘆曰：嗟乎！公負時望者，吾所望者也。猶爾何論新進生乎？夫幣不可以已乎？昔之幣非今之幣也。在日時衣冠非盡敝也，何以更爲處貧矣？出何以不貧？如欲終爲

也亦何以償之苟以可假也爲可負也者子亦何以
異於禦人者噫彼收債者且終爲馮驩乎則忍以身
爲谿壑矣

霍氏家訓男女分別不混謁祠堂得禮意哉閑有家
者所宜則也

昔之貧士有吞紙實腹拋犬而眠者猶不廢業道有
遺金不肯拾也此真百世之師貪夫可庶懦夫可立
矣雖然士有帶經而鋤負薪而讀魚豨版築皆可以
藏器而待時所宜早辨也

不爲酒困似亦小德也而孔子曰何有於我困之

周公以繫之辭而酒誥一篇諄諄焉則酒之流生禍也禹惡之見之於早矣先元兄酒之量過人多而不亂先夫人臨終以爲戒遂絕不復飲其強也矯哉願之象君子以節飲食記孔子之行曰不多食夫飲食之於人非細故哉禹之無間然也曰非飲食士能志於道乃能不耻惡食食無求飽矣夫以口腹而伐其生者耻哉耻哉而惡食何耻也

杜詩忍過事堪喜此閱歷世變之語有味哉先通議府君性直而能容里人有無故而肆橫者衆不堪之府君曰此人異常勿校也數日其人暴死府君每舉

以戒家人向不能忍則遭圖賴一對吏寧知見察否
耶

求新劉公定之云愚俗求子於釋梵彼不有父母之
親匹配之合種類之傳自絕其祀而有以綿人之胤
系哉徵魚於坵胡索貂於南越無得理也其語明快
可以曉世矣

世所謂張仙者挾弓與彈弓男子之所有事懸弧之
義與彈以誕育爲義蓋古者禱於高禩之神幾是也
而姓之仙之而爲之經爲之化書焉則妄矣

余憶幼時讀孟子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請於師曰

夫冠之不正容偶有然者當爲正之故曰友之過也何遽去之若逸也師笑曰稚子乃爾伯夷所以爲世也及余旣長則見冠服日異至乃飾玉以爲冶露頂以爲達會不知其可醜者無論市申少年卽搢紳大夫有倡之者矣不能裂其冠也惡能勿去乃知伯夷非過哉是以爲聖之清也若陶元亮以葛巾漉酒時豈惟不正使伯夷與立當終日莫逆耳

孔子曰遠佞人又曰見惡人夫惡人猶可見者哉言天下之惡未有甚於佞者也昔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比立有寵已惡之而已寵之何也始也未近而

終則未遠也夫惡之甚者猶不能覺而况所習者乎
知人之難自昔志之知之而不能遠其何諉焉故大
學之傳曰過也

語曰人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忌者人有德於我不
可忘也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忌也旨哉斯言夫忘人
之德非人也有德於人而不能忌亦淺之乎為人者
也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爲己不暇惡暇爲人
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所不通鬼神將通之孟
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言思之
益也而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其言非一端豈相戾哉二子所謂思學而
思者也孔子所謂無益則思而不學者也作文亦然
不讀五車書空用破一生心耳韓子云其用功也深
其收名也遠功深而辭達如水之濶如卉之華有不
知其所以然者非可以襲取而言傳也徐陵醉中作
白雲出海嶠篇及醒讀之自驚以爲神助此由萬卷
盪其胃不復自覺耳今學子居多暇日撥書而眠及
棘圍中閣筆不能下其家人謁神乞靈蓋無不爲也
神何能助之

杜子美志其姑墓云昔臥病姑家姑之子又病女巫

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甫甫存而姑之子卒以是銘之曰義姑也夫死生有命命有主之而不可移者東南隅果吉耶胡不竝處其姪與子而俱存之蓋其姑有明識不信巫言而嫌于不利其姪故易其地耳其子之不存則命也非巫之驗也子美之云母乃滋世人之惑乎余于是知篤信善道之難而立言之不易也

南史云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殺者莫不竭力管贍猶見古意今不然矣中原四戰之地一經喪亂流離無所江南乃有數百年之族吾郡更多故

家以未大經兵燹也吾家自西漢末渡江至今子孫
猶守先墓雖散處閩浙者源流甚明苟知一本之義
則百世萬里宜在念矣

金陵記江南一計吏止一傳舍臨去以馬殘草馮于
井中謂無再至之期不久復過飲此井爲昔時剗芒
刺喉而死諺云千里不唾井此計吏足以爲戒士人
苟霑一命凡官物不能視如已物尚何云奉公體國
哉至於官舍尤當嚴諭僕輩臨去如始至乃可也

阮瑀云白首杖藜來往亦鄉里中風流事吾邑先輩
相承以醇樸爲尚士大夫歸田徐步阡陌蓋其常也

旁邑或不然矣後生其毋忘楷範哉

李西平治家整肅不許時世粧梳此最可法勿以爲
細事也勲臣家猶爾况士庶乎近時粧梳日異不以
治容耻之而競效之殊可怪也閑有家者惡可不戒
裴僕射遵慶年二十八仕裏折上巾于至九十時尚
幼少所裹者雖時樣屢易而未嘗改也此雖細行可
以觀德

宋璟以所賜鍾乳付醫合鍊不猜其竊匿此盛德事
也然藥未達則不敢嘗市中丸散倘有不精爲害非
小所慎者疾豈爲不示信耶

鄭暹古弟好博賭恣其所用時稱其友愛此不足尚也所謂才養不才者當思有以化之耳弟好博而恣之子當不爾以愛子之心愛弟乃真愛者也

南海方正郎肯堂父老矣而侍婢孕隱之生子不欲舉肯堂固請曰兒兄弟二人耳幸得季弟柰何棄之後十年父歿不瞑肯堂跽泣曰大人其以季弟未立耶兒所受分貲業所不與季弟均而不撫誨之使立者有如日乃瞑肯堂舉於鄉二十餘年業謁選矣廩父告之曰天曹所重孝友汝必登進士第覺而異之以語其友明年果中甲榜隆慶辛未也余族姪承恩

撫弟妹頗類此宗黨稱之望中某甲族不蕃父無兄
弟一子甲也晚而妾有孕謂甲曰吾老矣妾所產男
耶則存汝甲陽應至期他出妾媿果男也弗舉蓋與
婦謀之也父飲恨而歿余不欲著其名若甲者其不
祥人哉

劉康公論季孟必長處魯儉也叔孫子家必亾侈也
有微哉大夫而侈國家弗堪亾之道也况士庶人乎
余以是觀里閭中興替十不失一又曰蚤世猶可登
年必亾余所見凡家之將興者卽有不肖子幸而早
夭不得盡蕩其業家之將替者其不肖子往往長年

或至行乞而後斃劉氏之言益微矣孔子以吳未亾
知讎不死是天道也甚哉李勣之訓其家也則曰有
不率者卽殺之蓋擬敬業耶然已以一言傾國而族
安得不覆非盡其子之罪也由是觀之天之所興壞
曷故焉不僭在人人亦勉爲善而已矣

吾幼時先夫人事事教之尤慎於飲食中表歲時之
會長者有命間與焉席上果餚可食者戒勿多煎燂
生冷不許入口吾與仲兄出入必偕能謹遵焉年十
齡先夫人見背先大夫則諄諄焉侍食於長者果非
賜不敢輒取也殺非命不敢輒嘗也于時風俗猶樸

席不過數品品嘗用者三四味耳其餘長者不妄下
筯酒數行卽起主人一日再速客日未暮也今乃沉
酒竟日深夜未厭日益甚矣先輩素風不可復見中
流狂瀾寧無回首彼岸者耶

吾友江方伯珍嘗同在某公之席主人盛饌勸侑甚
勤余爲之飽方伯微言曰今日餐加得無稍過乎余
惕然而覺噫安得益友如方伯者一飽猶規首面諛
而背毀乎每念之未嘗不傷情於山陽也

管幼安或人牛暴其田爲牽牛涼處飲食之苟能勉
希往哲安有禮讓不興者

向常侍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一喜怒不除二聲
色不去三滋味不絕四神慮消散五苟能脫離五者
斯於引延近之矣今乃沉溺苦海茫然彼岸而招延
方士妄意黃白可成往往傾喪而不悟又有縱情房
中自取天閻者何異赴燭之蛾詣屠之犧哉朗鑒非
遠比閻可數也譬之陷阱具曰予智莫知避焉况蚩
蚩者乎

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
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閭中細
務耳而以爲關繫天下亂亾之由胡可忽也吾郡女

婦之勤苦大異於南北都會蓋淳樸之風從來未甚
漓也近日富室不知閑習女紅者漸如晉史所論矣
可懼哉嗚嗚之吉嘻嘻之各有家者可不念諸

郗司徒情信道精勤思腹內惡不可療于法開爲下
之乃先所服符也夫郗忠於王室非愚人也乃爾兒
癡兒女子乎先大夫嚴拒術士輩毋容入門有以也
郭景純爲王丞相消伏震厄乃委罪於樹木然命盡
日中何以不能消也葬龍耳能致天子問葬近水卽
當爲陸如所云則青烏眠牛爲公與卿易易耳何其
後無顯者也余所見談堪輿之學者已則無肥安能

令人添丁朝夕不給安能爲人致富事理易察而世
猶惑之傾貨構訟而不悟旁觀者宜親胡不一鑒之
也

遠公老而講論不輟執經諷誦詞色甚苦雖非會道
可以愧逢衣之不學而空談欺世者

既思曠有欲借其車而不敢言者阮聞之曰吾有車
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余以爲車宜借人
耳焚之則過已既乏闕無以濟人是矯也貨惡其棄
不必爲已阮不得爲有道者哉先大夫居家凡器物
借者無不給嘗有匿而不還者終不靳也余每語家

人無忘先訓焉中人之家安能一一畢具已不免假
於人又不欲假人何可以言恕也

汝南之俗之美也月旦之評未有非之者也以操之
姦不以爲忤焉夫好臧否而能免者鮮矣

君子之居鄉使不善者薰而格焉上也其次隱惡而
揚善可以辟咎王烈之鄉人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
王君所短是所遵何德母亦至誠以動物然乎今德
未能如烈兢兢自力庶可也惡服方人

晉之清談古之所謂利口者哉雲龍野麋張弓挾矢
之嘲亦何足道也彼期期艾艾者竟著勲名而老生

常談乃知幾篤論尚德尚言不啻千里矣君子與其辯寧默

萬石君之恭慎也世談其美而田司直刺三河太守則石氏與焉以誅死萬石之風替矣房玄齡集古今家誠以訓後人而子遺愛以誕誅柳氏自公綽數世以禮法稱家訓甚嚴而孫璨瑀瑛以逆誅夫成立之難覆墜之易可不念哉

里中甲祖父科第盛矣至孫三人長者吞刃貧產蕩費無餘幼者亦不能立一爲餓殍一爲廝役究其故則苛政之報也其父爲守而好虐婦人神明之不祐

宜哉

里中甲父遺貲巨萬蕩費無度乃至行丐於市始猶
忤其儕輩久則坦然爲之若意得者竟以老壽終其
鄰鄭叟每見必延與揖甚恭以示其孫子曰此萬金
子鑒非遠也語曰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而之人胡不
然豈造物者故畀之長年以爲世人鑒耶

吳明卿言講學者足已而不詩卽詩弗雅言詩者逆
志而悟學卽學無難余謂學而足已者非學也何以
言詩苟有得於道以爲詩必可詠也惡乎弗雅無論
三百篇卽陶元亮非其人也與苟不志於道徒以詩

自豪未有弗畔者安見其有悟於學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吾以折衷焉夫士可以不詩耳惡可以不學學而詩彬彬哉君子矣

君子以友輔仁取友難矣取友於今時尤難矣蓋人心難測而佞人難遠也然有要焉則陽鱗藤蘿之喻切矣夫人也中立而不苟合自愛而不依人類正士也便佞而易親容悅而可狎類儉士也孰能去其所喜而就其所憚者乎故非友之難受友者之難也苟有志於善何爲以衣冠挽其塗炭哉其亦弗思而已

矣

鄙語數過令人賤陸賈於其子猶云鮑佐無處不逢
宜可厭也邵平曰交態浮薄吾甘自養親知家一飯
卽掃不復再扣門矣是以以故侯而種瓜青門也夫
耕種雖勤苦孰與僕僕人役乎志士苟不能自致宜
自擇也

杜子美既依嚴武在其幕中乃登牀斥其父名使被
殺非其自取哉武猶是可人耳子美比身稷契羞爲
悠悠子者辭後猶有此失輕俊後生其可不戒

董仲舒對策若有神助此自下帷不窺園得之楊子
雲教人作賦云熟讀古賦千篇杜子美云讀書破萬

卷又云須讀五車書自古文章宗工更無別法

崔樞與海賈同止賈疾臨歿以寶珠奉之樞潛置棺中後其家陳於官府至被追捕而剖棺珠存不惑於利不要其名乃志士也

篁墩程宗伯文名於世嘗有語曰中古以來士略於自治而詳於人於是有位尊朝著而名不齒於鄉里威加兵民而道不行於妻妾其語非不痛切矣雖苦口如膏肓監子何干時有秉政者惡聞之羅織之獄起焉以孝廟之仁也宗伯之早遇也而不免可鑒也夫余幼時聞之先府君府君聞之宗伯門下士汪某府君嘗三嘆其事以爲戒云

叔向賢大夫也而好勇哉子朱當御慮其不集也寧無辭焉而疾之甚非矣及其撫劔也而拂衣從之雖直無乃以力乎故曰公室懼卑他日語趙孟待交梓

焉可也其異乎孟子之論勇莊子之說劍矣君子禮
行而孫出敬而無失蠻貊可行也雖有劍無所用之
豈其曰惡敢當我

吾郡士大夫素重名節仕宦無厚積余耳目所接在
邑里中如程方伯且鄉大叅佐吳太守遠余族兄圍
鄉遠宜鮑司徒道明余宗人太守瑜此其子皆馴謹
而歿後貧乏或至易產不能爲活者司徒歿未久其
長子從屠人賣肉時同里有以貲納引禮銜者其子
頗忤市人戲作一對云引禮舍人白日街頭馳駿馬
尚書公子朝朝門首剝醃猪圍鄉未歿時余候之衣

履皆敝客坐大半壞矣惟程司徒嗣功封君江方伯
珍子俱善殖生二公家頗厚非以官起也前輩楷範
後生無忘哉雖然貧非君子之所欲也有所不可去
者斯安之耳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則人歸仁焉惡取
於貧士人能力學以承業善矣不則勤殖廉入而儉
出恒足之道也

讀書能口誦心惟身體力行則一部小學可以爲士
矣如其不爾卽博覽多聞適以滋穢不若椎魯田父
爲近道也

文士之辭務辭之佳耳而不察其實韓退之擔石之

儲恒空於私室方丈之席必盛於賓筵世以爲麗句善頌也莫或繹之夫室旣屢空而食前安能方丈是顏子有大人之樂而何以不堪也且貧而侈非君子所取也奚頌焉余友程漢陽金爲守而貧客至往往稱貧以辦鷄黍余不憚曰公殊不以佳客見待請辭漢陽愕然曰何謂也余曰魯大夫之客驚小而怒曰長而後食之此惡客也茅容以蔬食對客客歎其賢此佳客也漢陽乃謝然漢陽賢者之過也世莫能舉徒使汙俗懲廉吏不可爲

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道所以使智無奈愚何慎

子之言亦痛切矣苟能入事父只出事長上不爲不義斯爲君子君子非難爲也何苦而不爲慎子所以爲斯人慨也孟子則又望之於賢父兄也曰養之無棄之益懇至矣夫以善養人者天下未有不服者也况於家乎有志者宜以孟子之言自期毋以慎子之言自諉其庶幾矣

周伯仁疾小損而刁玄亮對其弟大泣佞人之斥亦何以辭叔治別兄弟而涕泗則友于之愛宜爾也何謂碌碌婦女耶仲智果俠者也而殺斯下矣至於火攻其兄狠人哉士之用情安毋爲玄亮狠毋爲仲智

司馬德操之處亂世也既明且哲君子哉人有以人
物問者每輒言佳其婦不然之乃曰如卿言亦復佳
其懷密如此而李杜諸賢以臧否取禍者昧矣人有
臨蠶求簇箔者自棄其蠶而與之或問之曰人未嘗
求我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其公人
已如此而子夏之不可假蓋者隘矣人有稱之於劉
表者表見之曰世間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韜晦
如此而龔君賓以蘭膏自煎者非其徒矣若人者雖
之蠻貊無不得也而况州里乎

周公金縢代武王之事乃臣子至情禱於上下神祇

其實死生有命安可代也幽明錄載子猷子敬相繼而殞謂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夫王氏兄弟筭固俱盡若周公之請代寧有所逼者耶其相成王致太平歷有年所奚爲不可代也以斯徵之其虛誕不待辯矣若子猷之背疾自應潰裂何遽以爲信而有實耶甚矣人之易惑而好語怪也

乾至健也猶曰知險坤至順也猶曰知阻是故柔順蒙難所以興周艱難備嘗所以啓晉拂亂困衡恒過能改天之所以降大任也夷狄患難無入不得君子之所以樂天而順命也苟居之不易過而憚改不反

十一 卷之二十三
求諸已而上怨下尤吾弗知之矣詩云自求多福恐
懼修身福之基也

君子食無求飽所以進學也易之頤曰節飲食所以
養身也禹非飲食文不暇食聖王猶然况士庶乎先
夫人治家小大有節其愛誨余兄弟也朝夕必親授
餐毋使或過余是以有羸形而鮮貞病也今也恥惡
食而忘發憤有小人之腹無君子之心恥哉恥哉宜
有所用其恥矣

史載陶侃毋湛氏截髮供客事以爲美談曰非此毋
不生此子可謂有智笑矣余殊不取其客與其子也

夫范逵與侃同郡寧不知其家酷貧乃冰雪投宿僕馬甚多使其毋截髮供之何其怙也侃送客百里猶不返匪德行是依乃欲干仕進耳自道觀之宜目之市交胡可稱也君子在旅而貞不宜煩人在困而亨不宜附人故容如郭林宗者賢矣吾不與逵主如茅容者賢矣吾不與侃

幽明錄云羊祐父墓相者謂應出受命祐遂掘斷之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念掘墓之後兒亡錄者若以其兒爲應受命者也夫受命之君其生有自神明祐之安得遂殤生之者天殺之者墓造物者之權亦淺

矣理之所必無也近世以青烏之術惑人者謂禍福皆由於墓其說蓋起於魏晉之間若叔子者可謂忠且智矣余謂相墓者安知非蒯通之相背遨遊晉吳作說客者耶

殷深源感一廝役悉焚經方余甚恨之人可活何惜一診蘇長公云此身上可侍玉皇下可與丐人遊乃達論也先大夫妙解經脉晚年卜築采山之陽田舍冀人來訴病因者輒爲處方併給之藥日有所費終無厭倦近見二人共傳一方秘之二人俱未有子余語之若能以所秘方刊布者必廣嗣耳

班婕妤祝詛之讒辭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旨哉言也婦人之識明達猶爾以漢武英略不世出者而有思子之臺嗟何及耶吾家自先大夫以來未有禳祈之事修省戰兢則毋敢忽小子念之

公儀子拔葵去織婦相傳以爲美談孟獻子所謂以義爲利者也吾每至官舍有間土輒令家人種蔬乃續事則室人未嘗廢也自謂以希公儀子耳士之處世用之則可爲卿相不用則可布衣惡得不知稼穡耶如其取諸人以自給則奚所不至

宇宙事皆性分事也於人無與何必求人知窮達儻然者也無與於人無與於己君子明於此故不怨不尤無入不自得

杜元凱云僻居林下謝絕人事厚祿故交音書斷絕晚進小子不足與言余謂元凱之言褊矣祿食與家食者其所事不同音書之絕既不足怪且省報答之煩毋亦靜者所便乎後生苟有意者自宜與其進無意者自無庸與之言豈不綽然裕哉蓋自翟公之書門交情乃見其已久矣

折伯式云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不仁而富謂之不孝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乃散金帛貲產以濟親疏曰我
逃禍非避富也汜無忌云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
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二子所見同可謂智
矣夫多積厚亡道家所忌固無論世之治亂子之才
不才也富則行其德貧則安其分人可濟也不可干
也已可窮也不可濫也斯可謂志士矣

先通議府君巾服之制數十年不易始與衆同中與
衆異既則衆又與之同矣余與仲兄司訓府君弟庠
生守靜敬遵焉里中鄭司訓玄撫余從弟庠生國賓
亦爾于時衣冠不徇俗數改者猶有人焉俗猶爲未

大滴也。今無論古心能古貌者，可多見哉。 杜子美
云：衣冠與世同，又別有義。

林處士云：世間事，惟不能擔糞與着碁，余不能碁，喜
稱其語。然碁何必能志士，明農帶經而鋤勤於糞，乃
所事也。何必不能。

目所不見，彼自華麗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
於我，何與。是以修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
密也。自有道者言之，斯論猶淺。夫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固爲下士言耳。士志於道，則有貴於己者，彼華麗
者，何足視。喧轟者，奚足聽。東西家可也，豈必逃之山。

林哉

杜五卽不出籬門三十年向平畢婚嫁而遊五嶽二
子之趣不同其不溷於俗一也余皆慕之然遠遊則
衰未能濟勝塵雜可厭不欲出戶乃良辰美景以一
枝爲九萬里亦不能踴躍籬間也邵先生可師耳

唐人云渾詩

許

遠賦

李

不如不作非謂不工謂無益

風教耳斯言文士所當服膺又文人無行之語尤宜
書之座右文章亦小技於道未爲尊杜子之見所以
獨超辭人之表也

李空同不讀六朝以下之書此羿之彀率大匠之規

矩也杜工部五車萬卷多聞而擇淮陰所將多多益善非徒能十萬者耳薛考功五十後不復作詩此善全其天者然高常侍五十始有詩名庾開府文章老更成自昔晚成益工者未可悉數而考功未得中壽文章亦未嘗損性靈耶然西原集自足傳奚以多爲余二十而僻於詩三十而羸幾棄鉛槧六七十後乃稍理舊業則以體氣漸克也然亦不能肆力多遺忘矣造物者其有所限予者耶孔子云不有博奕者乎猶賢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宰予晝寢則曰予何誅子路曰何必讀書則深惡之聖門之教所以講學

修德者居可知矣夫文以載道開卷有益其賢於博奕萬萬矣

孟後主昶之無道也其辭何清麗哉蘇長公洞僂歌多用其語夫豈襲之蓋珍嗜之至矣彼一目重瞳子造物者畀之非不厚也工於藝而樂於亡可鑒也夫蘇子美聞人也爲賽神會致與大獄神何嘗福之哉余里中賽神劇戲所費甚鉅男婦雜湊大非美俗賴崔使君聞余言嚴禁之今三十年矣後之君子毋啓厲階而狗汙習哉砥柱狂瀾自吾輩分內事此之靡靡何云任重也

張碧李赤之慕太白猶司馬長卿之慕蘭也今人非有所慕喜字古人字以爲古雜然相呼真若黠鬼矣夫好古者豈是謂哉法言云有人焉姓孔字仲尼可爲仲尼乎碧字太碧太白星也太碧何謂赤乃爲廁鬼所魅二子之所蘊可知矣夜臺有李白惡能不晒之

欲知家之盛衰第於禮讓占之家之方盛其人必惇實謙謹臨財知恥未有不昌者也家之欲衰其人率浮薄侈汰爲富不仁未有不傾者也以是觀人百不失一彼術士言禍福妄耳今人好談相命以爲一生

得失無非前定既云前定矣又何苦營營苟求哉
諺云若要好問三老旨哉言也古之王者猶養老乞
言况士庶乎老夫濯濯小子躑躑周室所以蹶也今
第觀閭巷中罔不然矣可懼哉

謝安石王敬弘未嘗教子子孫皆賢安石固曰吾以
身教夫不待教而善者鮮矣教而善者其常也教而
不能善者不幸也孟氏謂不教子者固曰易子而教
之又曰才也養不才無棄之也安可以不教爲達也
邑中有鉅公好譽其孫過則務掩之而惡聞之孫逸
遊不學師代作課則持以誇於人人竊哂之身後未

幾家遂大敗此可爲鑒不遠也易家人曰嗃嗃終吉
惡用嘻嘻乎

世俗忌諱多端論衡辯之悉矣先通議府君不信術
士之談不避世俗之諱宗黨咸知之然舉事未嘗有
滯可以解惑矣

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江左驕汰之態宜其不振
也小子識之吾與仲兄遊庠校時出入必偕惟一僕
耳歸田耄矣挈裾無庸人也捉席一童子出二人昇
猶厭之每念列子御風行冷然善耳

常評事明卿自謂得彭老術神僊可致而馳馬墮水

亦出於腹而死年僅三十餘耳夫攝生者宜然耶然
御內術惡可仙卽不墮馬亦當以酒色夭耳

孔顏之相戒曰遠佞人吾嘗疑之以至聖大賢鑑照
衡懸雖百佞人何能免故佛胎公山之召猶欲往盜
跖且或見之是天下無不可化無可遠者而獨曰遠
佞人夫佞人其可畏哉臯陶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誠
畏之矣小子識之荀子云是我而非者賊也賊哉佞
也惡可不遠

自昔名家文辭不以難字稱竒淺學者乃以文其陋
耳杜子讀書難字過所以破萬卷也好事者問字於

揚雄雄深湛之思乃不在此

柳子文不下韓詩乃過之而反躬則不逮南夷之謫不自知其罪也乃以爲幸豈由衷之言邪韓子不然也臣罪當誅可以繼風人矣好收吾骨瘴江邊氣不餒而語不慙庶幾哉見道者歟是以有原道之篇也原道之篇非惟柳文無之漢以下文人皆退舍矣余之君子稍演法語自咤知希一談世以輒憂天墜宮由外轉不勝流落之悲三載及考遽以蹇滯興嘆天網猶踈王綱未弛李猫者流未得大肆耳夫詩之教不曰溫柔敦厚乎必得此意乃可言溥風雅矣

謝安石與姪賭墅顧甥羊曇以墅爲汝賭紫香囊卽
焚之此豈真賭者彼以示教耳若曰囊何足好墅何
足係而吝情去留爲哉雖然賭非夕也無乃貽蕩子
口實耶

先儒言天者理而已至哉言也理具於心心違理斯
逆天矣逆天者天寧祐之每見凶人立心傾險者其
後必不昌吉人存心端厚者其後必不替閭里中可
悉數也青烏吉地白馬福田徒營營耳

吾自浙歸十年里中鄭伯真輩遊好數矣起鄖陽之
明年伯真詣部選政府舊同學也語及始信吾無一

字至京歸語人自訟爲人之淺乃不知世有是事也
吾聞之嘆息吾自信古信心耳亦豈遂謂世無是事
也吾家居十年起鄖陽不知至鄖陽數月推南工部
不知于時中有尼之者後竟推南戶部亦不知此人
所知者所信者矣然則世之誣政府者不亦過哉今
夫一官缺賢者求之不賢者求之政府能與賢者斯
賢矣若必求不求者與之則無可與爲政府者不亦
難乎噫此言政府之賢者也不賢者則兩相求矣士
何以自處曰有命焉有義焉

世廟之英明也余族兄遠宜以御史爲參議分守承

天顯陵之後中官不得優濫又治其掖置從人中官
奏叅議不以陵寢爲重苟完自用大不敬 御批乃
切責中官叅議得行其志所省費不啻余守東平時
中官以公事過者需索無所得大言將奏聞余不爲
動使謂曰今豈正德時州不誤公事奏亦隨上耳中
官大恚至京不敢有言一事謹識之以示世世余嘗
謂 孝廟之仁覆寓內 世廟之革鎮守闕使功德
均矣乃萬世爲楷者也

賀監年八十六致仕送者猶曰高尚甚矣名位之滿
人也余七十三得請凡五上疏矣銓部奏覆乃曰以

全其高若以余爲固者于時廟堂崇尚老成年與余
先後者十數公而少年頗以爲妨路夫老成見侮固
世道之薄而年及不決去何辭於知止哉

人於不如意事能坦然處之則未必不爲福

君子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太白上李邕哥舒大
夫大言不怍無可知而望人知不亦難乎子美詩李
邕求識面則非無心者後世責其求識子美不宜棄
崔顥然顥以輕薄語贊不能寡尤太白所上語類有
望大鵬九萬誰則徵之士之居身不可不反求也

槌碎黃鶴樓倒却鸚鵡洲焚却子猷船刻却君山好

皆狂誕語不足效也太白所過人者僂風化境乃不
必大言

士未遇則曰豈是蓬蒿人得位則曰何由返初服左
遷則曰幸茲謫夫雲霄與蓬蒿有宰之者初服欲返
則由已耳何曰何由謫以爲幸胡不早退此言之不
近義不由衷者非君子之言也君子於其言毋苟哉
何日需微祿歸山買薄田杜以稷契自許者亦爲此
語可謂失言矣士如干祿買田而已何以盡職志士
不忘溝壑非爲處約也錦衣可褐肉食可藿操不可
拔也餓附飽飛士也鷹乎

張子著正蒙中夜有所得起而書之向以爲過勤可待來日近年善忘不及書而遺者屢矣乃知聖人猶坐以待旦非過也

邑中發塚之變陵氏被害爲甚其年入學二人二舉人固無恙風水之不足信亦一徵也何世人易惑而難悟

孔子與門人語常自稱名漢李固與弟圖書猶稱名今後生與長者書乃有自稱不佞者浮誕之習日甚忠厚之風日替可憂也小子戒之

詞人誇誕之習杜集中鮮矣贈章梓州指揮能事迴

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不惟過實語意蓋無主將矣
其贈嚴武無是語也武見之寧不含怒人之無良既
予爪牙傳之翼使善噬矣能避賢豪哉士之涉世白
圭之詩惡可不三復也

崔琰與楊訓書楊太史謂非異操操疑而殺之乃不
幸也其書頗似隱語漢魏之際好事者喜尚之伯陽
參同乃誤後學老子云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衛
生之經無隱乎爾何爲使人不易知哉楊子雲刻意
擬經艱深其辭四百年後太玄竟不興也頃見後生
務爲奇崛語往往不第徒剝心自苦或傷損成疾大

可爲戒

謝康樂與廬陵王牋勸其遺一介以存嘉遯謂爲千載盛事范雲知名江左固早州牧一顧驚疑其非在位與在野勢不同而道途異其來久矣杜扉養病目之曰簡簡固聖門所許若違禮同俗扶曳而要附君子恥之矣士之居身將曷從乎且夫世俗之所謂簡君子之所謂禮也苟知有禮惡能徇衆

杜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蓋在率府作未老也余亦早患此每以自解無亦踈簡之過後生宜戒之然余非敢忽慢也善忘耳而相尤者屢矣

族子無妻而有志者當爲之謀治生若能治生自能取妻苟不量其行而徒助其娶其放蕩既無能改而所娶者何辜蓋有棄之賣之者矣此吾所屢見不可不慎也夫爲人謀宜忠害之以爲愛陷之以爲名仁者忍爲之乎

祠苟完有餘力則置田供祀外可以周急也然須量給之使耕穫焉可也若游閒如故而素飽不恥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閑家哉行小惠慕虛名君子不爲也惟斃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

里中方氏雪舫禎石溪鑿之父子也鄭氏學圃滂夢

圃

澤

之兄弟也無間言矣

黃夫人之逮下也其於

庶也猶離於裏也蒙二歲而異生晚舉晉人以爲報
焉女綏之不辰也大理早逝家圯矣衣飾盡廢而婿
有二姬焉女曰非其愆也視之猶女二姬依之猶毋
歸寧黃夫人憐之留之數月未嘗有怨言愠色雖古
之淑媛何以尚諸吾語兒曹女哉士哉斯可則也已
族姪用章之婦汪氏之事姑也姑嚴婉容柔聲數十
年一日也余氏姊汪氏從妹皆盡婦順者妹之胤昌
矣二子登第而姊之後不振人所憾於天者也

橫逆之來苟能自反則意自平自反有疚則責已不

暇笑服責人自反無失猶恐未盡也奚必尤人誠如是則未必非益我者也

程子曰今人不善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旨哉言也吾六七歲讀論語至六七十始知不曾讀今年九十日讀之不能釋三省之猶未能讀也何以免爲鄉人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苟學爲君子安得不憂

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其大者曰非所能爲也則何時爲善謂小惡爲無傷而不去其大者將曰是亦小耳則何惡不爲吉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無

小大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善觀聖人於言貌之間而未觀其深也是步步趨趨者也故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而使西河之人疑於夫子顏子所爲仰鑽瞻忽如有所立卓爾者其在是乎顏子曰未由也已曾子曰不可尚已二子則觀其深者也雖然君子所貴乎道者容貌辭氣詎可忽哉故不重不威學則不固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士之提身非禮無以立也子夏升堂矣顏曾入室矣室之入未有不由堂者也故兢兢步趨者乃能超軼絕

塵肆於外者其中可知也

有德於人不欲其人知之君子之存心也然亦何必爲過激之言反使之怨周伯仁以喪其生矣蓋好奇之過也乃若爲德於不言而反以爲怨者自昔有之君子無惡於志而已德與怨無論也

濟困扶傾吉人之存心也趨利附勢凶人之作孽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井有人焉將欲從之則愚矣圖所以援之可也見不善如探湯而不幸與凶人處不能去則誠可以乎姦孫可以辟咎母失已焉苟可周旋善道之者必盡心焉君子之居其室者也

士之處世人知之歆然也人不知之坦然也可謂士矣

君子之居鄉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語其常云爾然聖人之言匪一端而已不曰一龍一蛇以存身乎設有不善人焉彼且爲狼翼且爲犬瘼矣而可逢其怒以速其毒乎讓可以馴暴忍可以濟橫禮以輔義孫以出之親仁而汎愛避咎而下人雖不能格母使作惡焉庶幾免矣夫